

PETER

彼得·卡门青

CAMENZIND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经典力作

全球40多种语言，超过1.4亿人口耳相传

德文原版直译

黑塞成名作

人生不尽美好，追寻自我注定孤独，
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德]赫尔曼·黑塞 著

柯丽芬 译 陈玉慧 审定

HERMANN HESSE

彼得·卡门青

PETER CAMENZIND

[德]赫尔曼·黑塞 著
柯丽芬 译 陈玉慧 审定

HERMANN HESSE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得·卡门青 / (德) 黑塞著; 柯丽芬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93-7340-8

I. ①彼… II. ①黑… ②柯…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012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简体中文版权通过凯琳国际文化版权代理引进 (www.ca-link.com)。

策划 / 统筹: 李佳

责任编辑: 李佳 (amberlee2014@126.com)

装帧设计: 古润文化

彼得·卡门青

BIDE · KAMENQING

著者: [德] 赫尔曼·黑塞

译者: 柯丽芬

审定: 陈玉慧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印张: 7.5 字数: 140 千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7340-8

定价: 32.00 元

社址: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100031)

传真: 010-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s.com>

编辑部电话: 010-6605491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 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66032926



不
忘
初
心
，
方
得
始
终





我突然懂得，
原来痛苦、失望和悲愁不是为了惹恼我们，
使我们气馁或者无地自容；
它们的存在，
是为了使我们心智成熟，
臻于完善。



Contents | 目录

1.	Chapter 01	第一章	001
2.	Chapter 02	第二章	031
3.	Chapter 03	第三章	049
4.	Chapter 04	第四章	079
5.	Chapter 05	第五章	099
6.	Chapter 06	第六章	125
7.	Chapter 07	第七章	145
8.	Chapter 08	第八章	171

	赫尔曼·黑塞年表	205
---	----------	-----

	赫尔曼·黑塞主要作品表	221
---	-------------	-----



Chapter 01

第一章



天

地万物始于传说。就像伟大的上帝分别赋予印度人、希腊人和日耳曼人不同的灵魂一样，传说也在每个孩童的心中孕育出不同的故事，而且日新月异。

儿时，还不知道故乡那些山川湖泊的名字，只看到一片静谧的蓝绿湖面，在阳光下闪耀着点点波光；看到湖的四周连绵的陡峭山峦，山壁遍布亮白的积雪和涓细的瀑布；看到山脚下的草原，斜坡上稀疏点缀着果树、茅舍和高山灰牛。年幼的心灵如此贫乏、宁静，而且充满期待，于是便让山林湖泊的精灵在心中写下它们的英勇事迹。浑身傲骨的巉岩，用那令人敬畏的口吻诉说历经风霜的往事、累累伤痕的由来。当年地层崩裂、弯曲，山脊在阵阵呻吟声中，从饱受折磨的大地隆起。各个岩峰轰隆隆彼此咆哮，竞相朝天空耸立攀高，直到断裂为止。孪生的高山在绝望的困境里厮杀，胜利者将兄弟摧毁到一旁，得以向上伸展。直到现在都还看得到当

初那些因推挤、断裂，崩落山谷的岩块。每逢融雪，洪水往往冲下房子般大小的岩块，不是将之如玻璃般粉碎，就是重重深嵌在柔软的草地上。

岩山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故事。看看悬崖峭壁上那层层叠叠的褶皱，就不难了解它们想要传达的讯息——“我们经历了可怕的灾难，”岩山说，“即使到现在仍受着苦。”不过，言谈间却透露着庄严、坚毅的骄傲，宛如一群饱经沙场的老战士。

没错，战士！早春严寒的夜里，我目睹它们和暴风雨生死搏斗。当狂怒的焚风在苍老的山头上咆哮，洪水频频从山侧冲刷一块块岩石，这样的夜里，群山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根基，屹立不摇，勇敢迎向暴风雨的侵袭，突破层层积云，使尽全力顽强抵抗。受伤时发出的怒吼令人不寒而栗，悲愤而凄厉的呻吟更不断回荡在山谷中。

我也看到草原和山坡，甚至岩罅里蔓生的杂草、野花、蕨类和苔藓。一花一草皆有意义深远的古老名字，它们是山的子孙，缤纷灿烂、与世无争地生活在自己的王国里。我抚摸它们，观察它们，轻闻它们的香味，记忆它们的名字。望着树木，我则深受感动。每棵树莫不是茕茕独立，各自形塑自

己的枝干和树冠，映落一地独特的绿荫。它们和山很像，同是隐居修行的战士。尤其是高山上的树，树为了生存，沉静又坚韧地和狂风飞石、种种天气不断争战。它们各自挑起重担，努力向下扎根，因而有了各个姿态和不同的伤痕。例如有些赤松，暴风雨只允许它们朝某一方向开枝散叶；有些则像蛇一般攀缠着岩石，最后二者紧紧融为一体。每当树木像战士般凝视着我，总令我心生敬畏。

故乡的男男女女，就像这些群山万树一样，百折不挠。他们脸上布满严肃的皱纹，沉默寡言，而且愈是优秀，愈是安静。所以，我学会像观察树或岩石一样，观察、思索人们的一切。相较于相对静默的赤松，没有少一分尊敬，也不会多一点喜爱。

我们的村庄叫做尼米坎，位于一个面湖的三角斜坡上，夹在两座突出的山峦间。村里有两条路，一条通往附近的一间修道院，另一条则通往邻村，路程四个半小时；要去湖对岸的村落就必须靠水路往返。这里的房子都是老式的木造建筑，屋龄不可考，几乎没有新盖的房子，即使老旧的房舍，也仅需要做局部的整修。今年修地板，明年补一下屋顶。有时候，屋顶的椽木会是屋里的半根梁，和墙

壁上拆下来的木板组合而成。万一这些木材派不上用场，劈成柴薪又很可惜，就会把它留下来，待下次整修马厩或贮藏草料的顶棚时再加以利用，或者拿来当门闩使用。村民的活动也大致如此，尚有余力的时候，尽量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慢慢地退居幕后，辅佐家族，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中。如果有人出外多年，再回到这里，他会发现，除了一些老旧的屋顶翻新，一些当年整修过的屋顶变旧之外，故乡的一切依然如昔；纵然旧识的老人家不在了，但是又有另一批同姓的白发老人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守护一群黑发孩童。他们的表情和动作几乎和先人一模一样。

我们的村子欠缺外来的新血液。这群还算精力充沛的人，彼此大都有着姻亲关系。超过四分之三的村民姓卡门青，这个姓氏填满了教区的名册，也充斥在教堂墓园里的十字架上；或以油彩、粗犷的雕刻，闪耀在屋舍门墙上；就连马车上，或者马厩里的桶子和湖面上的船身，也都随处可以看到这个姓氏。我家大门上也写着“约斯特和法兰西斯卡·卡门青建造此屋”。不过，那不是指我父亲，而是他的祖先，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即使我将来身

后没有子嗣——这点我现在十分确定，只要老房子还在，还有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就会有一个叫卡门青的人搬进去。

表面上看起来大家显得一样善良、虔敬，不过村里的人还是有坏人和好人之分：有些气质高雅，有些举止低俗；有权贵之家，也有卑微之室；聪明人外，也有一小群行为怪异但不笨的傻子。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呈现出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由于大人物和小平民、鬼灵精和傻子彼此都是亲戚，于是一个屋檐下，常常可见咄咄逼人的傲慢和目光短浅的鲁莽彼此较劲、伤害。生活同为人性的严肃和荒谬提供了挥洒空间，只不过蒙着一层刻意隐瞒，或毫不自知的抑郁。长期受制于大自然的无奈，和劳碌生活的艰辛，使得原本就显老的村民更加矜持内敛。虽然这项特质相当吻合大家轮廓鲜明、深沉严肃的脸庞，但是二者之间从未激出任何火花，甚至也没什么值得喜悦的。所以，大家就很庆幸身边有几个傻子。他们虽然还算沉静、稳重，但偶尔也会为生活增添些色彩，为大家带来开怀大笑的机会、消遣揶揄的乐趣。一有哪个傻子又做了蠢事，大家便议论纷纷，黝黑且满是皱纹的脸上立刻闪耀着见

猎心喜的光芒。消遣揶揄的乐趣中，实则有几分伪善的优越感。他们为自己不会做同样的蠢事或犯同样的错误沾沾自喜。我父亲也属于这类人，游走在正义与邪恶中间，企图从中获利。所以，任何一件蠢事都让父亲有种共犯的不安，他十分可笑，在对主事者的赞叹和自己的优越感间摇摆。

我的康拉德舅舅则属于那群傻子中的一个。事实上，他并非比我父亲或者其他人笨，甚至绝顶聪明，总有源源不绝的点子。只是这项值得称羡的才能从来没有成功过，而他也没有因此垂头丧气，或变得内敛沉潜；相反地，越是不断尝试新的挑战，对自己作为中的荒谬与悲哀越显得莫名的亢奋。这无疑也是他的优点，不过却成了大家揶揄的怪癖，让他置身村子里小丑的行列。我父亲对他的态度，时而赞叹，时而轻蔑。即使企图用嘲讽掩饰内心的兴奋，舅舅的每个新计划都引起他莫大的好奇。每当舅舅自认成功在握，表现得洋洋得意，父亲就不禁和这位天才称兄道弟，无非是想沾点光。一旦计划失败，舅舅通常只是耸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父亲则怒火中烧，冷嘲热讽地羞辱他，连着几个月不和他讲一句话，也不看他一眼。

我们村人得以见识到帆船，全拜康拉德舅舅之赐。为了这项创举，父亲损失了他的小船。一开始，舅舅仿照月历上的版画，利落地在船上架起了桅杆和索具。至于船身太窄，很难改造成像样的帆船，就不能怪舅舅了。准备工作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父亲满心期待，焦虑到几乎坐立不安。连邻村的人也谈论着康拉德·卡门青的新计划。一个夏末风大的早晨，帆船终于要下水了。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父亲怕是有点不祥的预感，所以站得远远的，而且不准我上船，真是令人郁闷！只有面包师傅的儿子福斯利同行，不过全村的人都纷纷站在广场上或院子里观看，一起见证这件前所未见、轰动一时的大事。强劲的东风吹向湖心，面包师傅的儿子划起桨，船只顺风扬帆，傲然远去。大家赞叹着遥望船消失在岩崖的转弯处，准备等候迎接我这位优秀的舅舅回来，报以英雄式的欢呼，同时暗自为先前藐视及怀疑的心态感到羞愧。帆船于夜里归来了，不过船上的帆已经不见，两位水手也狼狈不堪。面包师傅的儿子一边咳一边说：“你们丧失大好机会了！这个星期天原本有两场葬礼的酒可喝的。”我父亲必须为小船更新两块舱板。从此以后，碧蓝的

湖面上再也不见风帆飘扬的景致了。好一阵子，每当康拉德舅舅行色匆匆，总会有人在他身后喊道：“康拉德，记得带着帆喔！”父亲压抑着一股怒气，但只要遇到我可怜的舅舅，就马上别过脸去，啐一大口唾沫，极尽鄙夷。直到有一天康拉德又带来耐火的烤箱计划。不过，这计划又为舅舅带来无尽的嘲笑，也让父亲损失了四个白花花的塔勒银币。自此谁胆敢跟父亲提起这档事，谁就倒大霉！过了很久，有一次母亲在家里经济困窘时，不经意说道：要是没有浪费那笔钱就好了！父亲一听，马上满脸通红，努力克制着情绪，只回答：我还真希望是我把钱拿去喝酒喝个够！

每年冬天临离去前，焚风呼啸而至，让阿尔卑斯山人听得胆战心惊，日后置身异乡，乡愁中总也包含对它的思念。

焚风尚未到来，男男女女，甚至家畜、野兽和山峦就已感受到它的接近。温暖而深沉的飕飕声前，几乎都会先刮起一阵冷风。这时，碧绿湛蓝的湖面顿时一片墨黑，并激起湍急的白浪；原本平静无息的湖水随即轰隆作响，如海水拍打岸边般波涛汹涌。天地仿佛瑟缩成一团。远方朦胧的层峦叠

嶂，霎时清楚到能细数上面的岩石；原本似棕色点点的村落，也指得出屋顶、三角墙和窗户。青山、草原和房舍，一切景物宛如受惊的牛羊，紧紧依偎在一起。接着狂风呼啸而过，大地哆嗦，湖面浪花一波一波如烟雾飘散。到了深夜，暴风雨和群山展开殊死战，怒吼哀嚎不绝于耳。不久，村落间便疯传河水暴涨、屋舍倒塌、船只摧毁和父兄失踪之类的消息。

儿时我非常害怕焚风，甚至恨死它了；直到叛逆的青春期，我逐渐喜欢上它的暴怒、不老、争强好斗，以及它带来的春天的讯息。看它充满活力，信心满溢地战斗，怒号，狂笑着，叹息着；看它咆哮穿梭峡谷，吞噬高山上的积雪，举起粗糙的双臂让结实的老赤松折腰，哀哀呻吟，一切是如此壮观。我更加深爱它来自丰盈的南方，带来喜悦、温暖而美好的气息，一如涌泉源源不绝，随后在山峦间奔放开来，终至疲惫地在平坦、凉爽的北方流淌、徘徊。焚风里那股甜蜜的燥热更是奇特、珍贵的，它随焚风侵袭着人们，尤其是女人，使她们难以入眠，挑逗她们的七情六欲。那是南方，不断以奔腾的热情，向冷漠、贫瘠的北方投怀送抱，告诉白雪覆盖